

# 饶宗颐

##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二 诗词学



饶宗颐

-75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二 诗词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诗学论集 .....	1
词学论集 .....	125
清词年表 .....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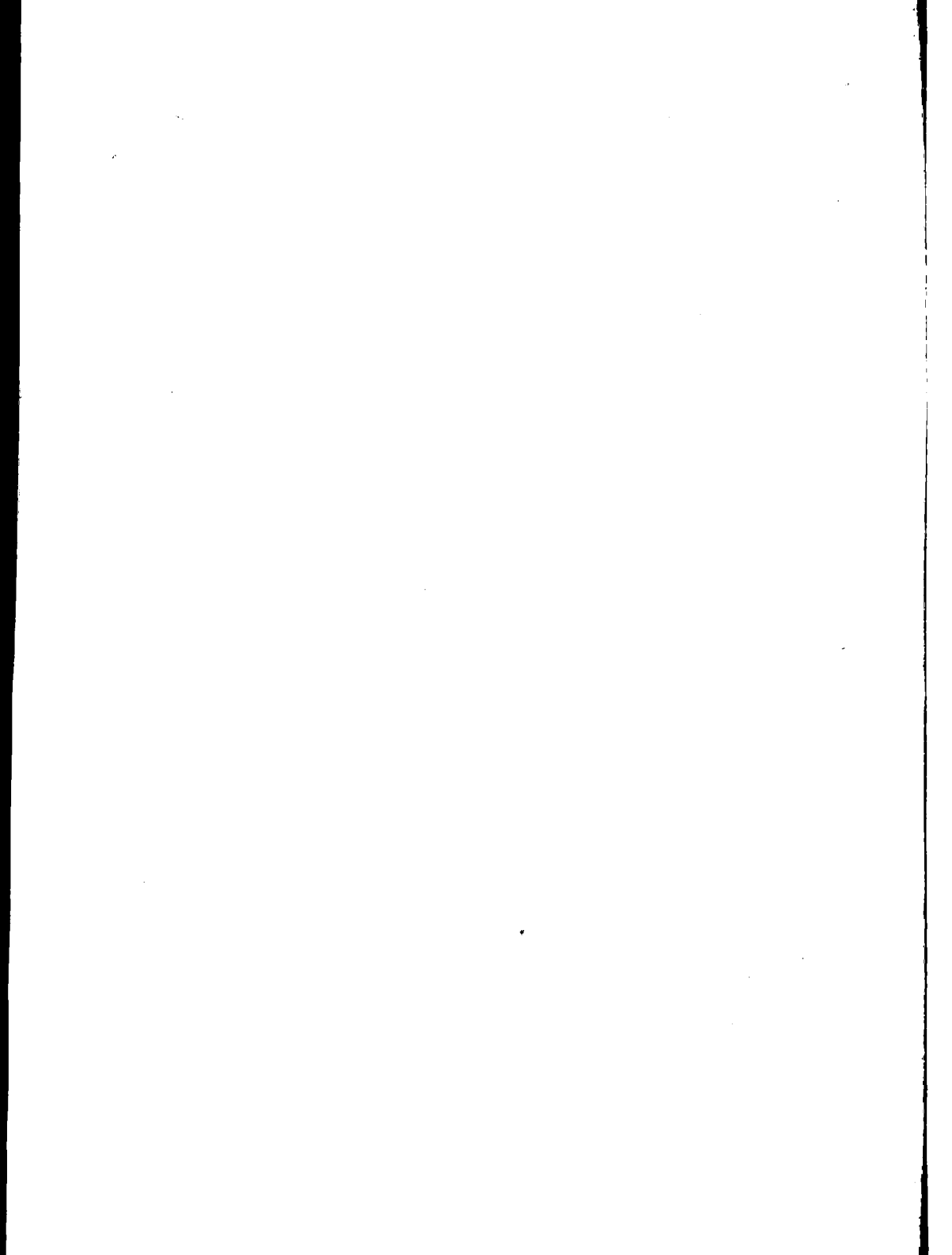
# 诗学论集

卷十二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诗词学



# 目 录

《三侯之章》考 .....	5
《穆护歌》考	
——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7
与友论阮嗣宗诗书 .....	33
陈子昂《感遇》诗答客问 .....	36
李白出生地——碎叶 .....	38
论杜甫夔州诗 .....	66
《南山》诗与马鸣《佛所行赞》 .....	85
唐诗漫话 .....	89
陈白沙在明代诗史上之地位 .....	98
论顾亭林诗 .....	107
奇士与奇文	
——记屈大均及其《华岳》诗 .....	117
谈中国诗的情景与理趣 .....	120



## 《三侯之章》考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高祖歌诗二篇。《史记·高祖纪》云：“高祖击筑，自为歌诗。”《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索隐》曰：“侯，语辞也。兮，亦语辞也。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丁福保《全汉诗》谓出自《汉书》，盖误。《汉书·礼乐志》云：“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颜注：‘原、重也’），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习而已。”据此，《汉志》初作《风起》之诗，以章首二字为名，则称曰《大风》。《文心雕龙·乐府》云：“观高祖之咏《大风》。”《文中子》云：“《大风》安不忘危。”《左传·襄公十一年》杜注云：“逸书：居安思危。”《初学记》云：“汉歌有《大风》。”诸说并同，如《诗》之《关雎》，《论语》之《学而》，取篇首二字以为名也。《文选》卷二十八只题“歌”一首，《艺文类聚》引之，名之曰《大风歌》。

《史记·乐书》作《三侯之章》以侯代兮。侯者，古以为语词。《诗·六月》：“侯谁在矣。”《毛传》：“侯，维也。”《四月》：“侯栗侯侮。”《笺》：“维也。”《尔雅·释诂》：“伊、维，侯也。”此用作发声之词。相如《封禅文》：“君乎君乎，侯不迈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禅。”汉人以侯通何；近出马王堆《老子》，所有兮字概写作“呵”。以是例之，兮之作呵，亦犹侯之通何，故兮亦得读为侯也。

以兮、侯为语助以诵诗，实出楚声。《西京杂记》言：“高祖好楚声，戚



夫人击筑，高祖唱《大风》和之。”其作《风起》之诗，出于素养使然。此歌后成为祭高庙之典礼，以百二十人吹以相和，则亦为相和歌，有如今之大合唱；规模之大，至百二十人之多。《大风歌》又谱入琴曲。《琴操》有《大风起》，《乐府诗集》作《大风唱》，《永乐集成》曲调有《大风起》。汉初侯国亦善楚歌。余在长沙见马王堆三号墓所出简册云：“楚歌者四人，郑舞者四人，河间舞者四人，河间瑟一，鼓者一人。”

沛地有古迹曰歌风台，后人于此立碑。《金石萃编》二十一引《金石存》：“西（汉）高祖皇帝歌碑高一丈一尺，广四尺四寸，共四行，行八字。”现有元大德间摹刻。篆作悬针体，威字即借畏为威，俗传书出东汉曹喜。<sup>①</sup>歌风台后人题咏甚夥。宋张安道（方平）云：“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词。才如信、越犹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昆山叶盛著其文于《水东日记》卷二十五，实则袭取宋吴处厚之《青箱杂记》卷五。

<sup>①</sup> 史语所藏拓本〇〇一五八号即为《大风歌》刻石。

# 《穆护歌》考

——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

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 一、引言

隋、唐、宋歌词之曲调，有取自外国异教者，《穆护歌》其一也。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已有《穆护子》。郭茂倩《乐府诗集》八十近代曲辞内，《穆护砂》，乃四句五言，引《历代歌辞》云：“《穆护砂曲》，犯角。”“砂”亦作“煞”，谓大曲之尾声也。元宋褫有《穆护砂》烛泪长调，前后阙几达一百六十九字（《彊村丛书》本《燕石近体乐府》），则为后来踵事增华之制。<sup>①</sup>穆护亦作牧护，其曲后期演变至繁。宋人所记此歌来历，每不同其说，而体制或云六言，或云数十句。自黄山谷、洪迈、张邦基诸家各执一解，至姚宽始

<sup>①</sup> 《穆护砂》有齐言及长短句二体，原辞录下：

《乐府诗集》卷八〇收唐人《穆护砂》一首云：“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

按《乐府诗集》此曲前一首为《上巳乐》，题张祜作。

元宋褫《穆护砂》烛泪云：“底事兰心苦，便凄然泣下如雨。倚金台独立，搵香无主。肠断封家相妒。乱扑簌、骊珠愁如许。向午夜铜盘倾注。便不似、红冰缀颊，也湿透、仙人烟树。罗绮筵前，海棠花下，淫淫常怕风脂枯。比洛阳年少，江州司马，多少定谁如。照破别离心绪。学人生有情酸楚。想洞房佳会，而今寥落，谁能暗收玉筋。算只有金钗曾巧补，轻湿了粉痕如故。愁思减、舞腰纤细，清血尽、媚脸肤腴。又恐娇羞，绛纱笼却，绿窗伴我检诗书。更休教邻壁偷窥，幽兰啼晓露。”（《燕石近体乐府》）。

谓：“《穆护》原为祆庙赛神之曲。”明杨慎《词品》云：“乐府有《穆护砂》，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皆隋开汴河时辞人所制劳歌也。其声犯角，其后至今讹砂为煞云。予尝有诗云：‘桃根桃叶最夭斜，《水调》、《河传》、《穆护砂》；无限江南新乐府，陈朝独赏后庭花。’”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谓：“《穆护子》应与《穆护砂》同出于大曲《穆护》。北曲仙吕宫之祆神急应亦有关。<sup>①</sup>穆护为唐时祆教僧侣之称，民间必已甚习用。”近日唐圭璋《论词之起源》，确信杨升庵说必有所本，以为《穆护》即隋朝之曲，推论隋已有词。惟于“穆护”一名之来历，犹语焉未详。升庵谓为开汴河之劳歌，殊无根据。兹重为考索，由此歌而推究祆教入华原委，牵涉颇广，所得间有出诸家之外者，略著于篇，以求教于世之治宗教史者。

## 二、《穆护歌》来历之异说

### (一) 黄山谷《题牧护歌后》云：

8 多尝问南方衲子云：“《牧护歌》是何等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任夔州刺史时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听说侬家牧护。”末云：“莫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语，乃知苏僊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

山谷所言刘梦得之《牧护歌》，及嘉州人苏僊所作歌，待考。按《刘集》卷九《竹枝词》有一首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人乞那披绿罗。”又有《乞那曲词》二首，皆五言。其一云：“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听唱乞那声。”另一首云：“踏曲兴无穷，

<sup>①</sup> 北曲《祆神急》，朱庭撰。曲分“道情”、“贫乐”、“雪景”、“闺思”四段。每段有六么遍、元和令、后庭花煞；“雪景”一段兼有隋煞。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六。按元刊本作祆神急，自来皆定祆神应作祆神。元曲中屡言及“火烧祆庙”，见于《太平乐府》七有赵明道之《斗鹤鹑》。说者亦认为祆庙应作祆庙。（日本石田干之助论之甚详，见《读神田学士“祆教杂考”》。）元本《玉篇》示部：“祆，阿怜切，胡神也。”其字从天不从天。方以智《通雅》十一谓：“字从天，误作祆，从天，故张有、戴侗辈皆以袂祆……合为一字。”今观元曲，皆以祆为祆。陈援庵引司马光《类篇》：“祆，他年切。又馨烟切。唐官有祆正。”考宋中箱本《广韵》一先：“祆，胡神。官品令有祆正，呼烟切。”音同《类篇》之馨烟切，而字亦从天作祆。知祆之作袂，习非成是者已久矣。

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纥那曲》亦收入《乐府诗集》八二近代曲辞四，惟未说明“纥那”为何义。此调亦见《尊前集》。杨慎《词品》称：“阿那、纥那，皆当时曲名。李郢诗言变梵呗为艳歌，刘禹锡诗言翻南调为北曲也。”《词品》称《阿那曲》又名《鸡叫子》，未知何据？林大椿《唐五代词》收赠舞者张云容之《阿那曲》，题杨贵妃作，出《全唐诗》，实为七言四句用仄韵。按“阿那”与“纥那”似为一外来语，倘如杨慎谓变梵呗为艳歌，则纥那可能与西北流行之火教有关，汉音转为纥那、阿那，流入民间，后人仿作，故乐府遂有《纥那曲》一类。山谷以为刘梦得在夔州所作乐府，其中有《牧护歌》，未知与《纥那歌》有关系否？

## （二）洪迈《容斋四笔》：

昔在巴楚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瓠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为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为，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卷八）

## （三）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云：

苏阴和尚作《穆护歌》，又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黄鲁直云：“黔南巴楚间赛神者，皆歌《穆护》。其略云：‘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因问穆护之名，父老云盖木瓠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节歌耳。”予见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长竹数尺，削去中节，独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声。男女把臂成围，抚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四方风俗不同，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卷四，《稗海》本）

此以穆护为“木瓠”二字之音变。又谓其以六言为句，唱时以竹筒筑地为节，是则有类于击筑词。《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记：“俘能转韵诗，

有类击筑词。”徐嘉瑞论曰：“云南之山花碑诗体，有类弹词，故云类击筑词。”则击筑正如弹词之体。又张氏举其歌曰：“听唱商人《穆护》。”则必由胡商传入。蜀与西域通商甚早，六朝尤盛。《穆护歌》为胡商所传唱，亦如西曲盛行于荆州上游，皆与估客有关。

北宋《崇文总目·五行类》有《牧护词》，乃李燕撰。姚宽谓为六言文字，记五行灾福之说。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谓唐人六字诗有《牧护歌》，应即指李燕之作，然无他证。考《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李燕《穆护词》，自注：一作“马融消息机口诀”。按同书李燕有《三命》一卷、《三命诗》一卷、《三合九中歌》一卷，其人盖术数家者流。张邦基谓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以六言为句。按地里风水家如题唐杨益筠松著之《龙经》内，用七言句，长篇有韵，如“枝中有干干有枝”之类句式（《正觉楼丛书》本）。由是观之，宋时之《穆护词》，亦多施于五行、堪舆之歌诀。

#### （四）姚宽《西溪丛语》，此书卷上谓其长兄伯声（即姚宏）尝考：

火袄字，其书从天，胡神也。……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奏闻。……袄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国。《教坊记》曲名有《牧护字（子）》，已播在唐乐府。《崇文总目》有《牧护词》……则后人因有作语为牧护者，颇近巴人之曲也。

姚氏引《山谷题牧护歌》而论之曰：

袄之法盖远，而穆护所传则自唐也。苏溪作歌之意，正谓旁门山道，似是而非者，因以为戏，非效《参同契》之比，山谷盖未深考耳。且神有祠庙，因作此歌以赛神，因未知刘作歌诗，止效巴人之语，亦不知其源委也。

姚宽博学，所见《教坊记》之穆护，又作牧护，以为牧护即出于袄教之穆护。袄有祠庙，故作歌以赛神，是以《穆护歌》即袄庙赛神之曲。方以智《通雅》卷二九谓：“《穆护煞》，西曲也。乐府有《穆护沙》。（彰德之）《木斛沙》即《穆护歌》。”讨论《穆护歌》之原委。其结论云：“始或以赛火袄之神起名，后人教坊乐府，文人取其名作歌，野人歌以《赛神》，乐人奏以为《水

调》。”则支持姚宽之说。

### 三、穆护与莫护、摸胡及其他

牧护、穆护即火祆教僧人。<sup>①</sup>古波斯文火教经(Avsta)作 Mogu, 在 Persepolis 之 Elamite 碑刻称为 Magi。穆护犹华言火师, 指波斯苏鲁支(Zoroaster)之信徒。<sup>②</sup>姚宽《西溪丛语》“唐贞观五年, 有传法穆护何禄, 将祆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何禄殆是何国(Koschamyah)人, 以何为氏, 如北齐之宠胡何猥萨也(《北齐书·南阳王绰传》)。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释门纪》:“(武后)延载元年(694), 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伪经来朝。述曰: 太宗时, 波斯穆护进火祆教。武后时, 波斯拂多诞进二宗经。”是穆护正式入华, 乃在唐初贞观时。至唐中叶, 其教寔盛。颜鲁公因与康国人往来, 其子硕小名曰“穆护”<sup>③</sup>。姚宽之说盖本诸北宋初赞宁《僧史略》。《统纪》卷五四“末尼火祆”, 所述亦同。惟唐、宋人每将火祆与摩尼混乱为一, 陈援庵已详辨之。<sup>④</sup>

《波斯教残经》:“慕阇、拂多诞等, 于其身心常生慈善柔濡, 别识安泰和同。”拂多诞之上品级为慕阇。李肇《国史补》, 慕阇为大摩尼, 拂多诞为小摩尼。<sup>⑤</sup>拂多诞者, 拂多加语尾诞(dan); 拂多 Pahlavi 语为 Furasta, 义为“法”(Doctrine)。伯希和目三五五九号天宝十载文书, 米氏下亦有名曰拂耽延。昭武诸姓所受波斯教影响至深, 每取以为名。

李淳风, 贞观中太史令, 其《乙巳占》天象第一云:“论天体象有八家,

① 穆护为火祆教僧, 为古波斯文 mogu 之音释。Berthold Laufer 在 *Sino-Iranica* 页五三一讨论甚详, 可参看。

② 苏鲁支中古波斯学者所传《火教经》(*Zend Avesta*) vcb 保存其(Zarathushtra, Zardusht)遗说。此一“苏鲁支”译名, 首见南宋姚宽《西溪丛语》上。《吐鲁番残经》作 Zrusc, 音最相近。关于火教研究, 可看法人 Marijan Mole 著 *Culte, Mythe Et Cosmologie Dans L' Iran Ancien* (《古代伊兰之祭礼、神话及宇宙论》), 最为详尽。清季文廷式引杨荣铤《火祆考原》云: 波斯夏周王时有圣人姓士必达马, 名祚乐阿士(注云: 按即琐罗斯), 著书曰《仁丫雅士》(《纯常子枝语》二十四)。杨荣铤乃耶稣会士, 为最早在华介绍火祆教之人物。

③ 见《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 9页), 愚公谷《贾耽与摩尼教》一文。

④ 陈文《火祆教入中国考》(《北大国学季刊》卷一)澄清祆教、摩尼教、景教三者之混淆, 最为力作。

⑤ 案摩尼教佛分五品级: 第一级是慕阇, 译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级为萨波塞, 译云传法者号。见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八曰四天袄胡寓言。”<sup>①</sup>此袄胡之天文学说，淳风已加以论列，著入其书。此条向未为人注意。韦述《西京新记》：东北隅右金吾街；西南隅胡袄祠，武德四年所立。又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奏于此置波斯寺。西北隅袄祠、东南隅大云经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传》：“咸亨中，卑路斯来入朝。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近年新疆出土送波斯王人名册，其中有西域人姓名：白欢进 年四十一 送波斯王 样人康父义 赵力相 年三十六 送波斯王 样人康昙住 解养生 年三十五 安西镇 样人白祐海（现藏乌鲁木齐博物馆）送者康、白皆昭武著姓。诸康当为康国人，必奉波斯教者。<sup>②</sup>是时波斯为大食所败，击走其王伊嗣俟（Yezdegeri III），萨珊王朝遂亡。其子卑路斯（Piruz）且入居长安。故有建袄庙之举。是自隋至唐初，长安袄庙已林立矣。

余考《周书·异域传》下波斯国（《魏书·西域传》同）传称：其“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北史》卷九七《波斯传》同。摸胡当即穆护。知者，《隋书·康国传》云：“有胡律，置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sup>③</sup>《旧唐书·波斯传》：“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康国习俗，断狱在袄祠，是掌国狱讼者必为穆护，故摸胡即穆护，为袄祠官甚明。检 Laufer 之 *Sino-Iranica* 页五三一，知 K Hori 已先我言之。Larfer 补充，认为摸胡“坛”之坛为语尾，有如拂多诞（Fur-šādān）之诞（dān）。摸胡乃依中古波斯文之 magu，而穆护（mukgu）则据新波斯文之 mug，miog。

《晋书》卷一百八《载记》：“慕容廆先世，秦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帝讨公孙（渊）氏有功，始建国于（昌黎）棘城之北。”莫护跋亦即吐谷浑之祖（详万曼《吐谷浑书》，《学原》第三卷第三、四期）。跋 = Van，义为 follower, owner。<sup>④</sup>《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

① 香港大学藏明钞本。

② 见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の考古学》，506页。

③ 《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文同。

④ 慕容跋之“跋”应为 Van。如《火教经》中称 Ahura mazdah 之崇拜者为 asa-van（“Owner of Truth”），《梨俱吠陀》中称为 rtavan 是。参看 liya Gersheritch: *The Avestan Hymn to Mithra* 注，156页。

青海骝马。”青海骝来自波斯马种，足见吐谷浑与波斯关系之深。此“莫护”应即波斯之穆护，则慕容氏之先，可能来自波斯。其称曰莫护跋者，犹言穆护跋也。此说果信，则穆护一名之人中国，可追溯更前矣。<sup>①</sup>

罗振玉谓细审唐刘秀所撰《凉州卫大云寺碑》云：“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所置。……因则天圣皇妃临朝之日，诸州各置大云寺，随后改号为天锡庵。知凉州先有之，以为摩尼教起于晋。”<sup>②</sup>其说未为人所信服。今考《晋书》卷八六张轨之子寔传云：

初，寔寢室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

按敦煌卷S·二二四一记袄寺燃灯事甚悉。此处然灯、悬镜以为光明，即《化胡经》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刘弘受道者千余人，此道非光明道而何？又云：“天与我神玺。”天即天神是也。刘弘乃于凉州先倡行崇拜光明道者，事虽失败，然在张天锡之前；可见晋时民间信仰已颇有火袄教、摩尼教成分之掺入。

《魏书》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称其“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事在肃宗神龟二年（519）。此胡天神之即袄教，向无异论。近年吐鲁番晋、唐墓新出文书，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羊供记账，有记“丁谷天”字样，说者谓即在丁谷之袄教祠。又有一件为魏氏时期田亩册。记云：“胡天一半。”又一九六五年吐鲁番城郊安伽勒克古城，发现陶瓷，内有写本佛经十三种。其一为《金光明经》卷二。其题记云：

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记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sup>③</sup>

① 波斯萨珊王朝兴于公元126年，始定火袄为国教，正当魏文帝黄初七年。

②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③ 下略。图见《新中国之出土文物》122页，1972。



庚午当为魏世祖神麤三年（430）。同出土者有《吴书·孙权传》残卷，字体相近，为东晋末书风。庚午先于神龟二年可八十九载，已有胡天之祀，是时沮渠蒙逊尚据凉州也。两处之胡天均指胡天神，殆即袄教祠。此为最新有关袄教之资料。《说文新附》：“袄，胡神也。”郑知同云：“似其神本称胡天神，六朝以来为之立祠，加以题署，始增示旁作袄以神之。”吐鲁番文书之“胡天”即袄神，似不成问题。《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神龟中上书贡物云：“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其时入贡之居和多，即萨珊朝第十九代王Kavadh一世（488—531）。《梁书》卷五十四：“滑国，普通元年，遣使献波斯锦。”近年中国各地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甚夥，以沙卜尔二世（Shapur II，310—379）为最早<sup>①</sup>，足见波斯与华之交往，由来已久。

《魏书·灵皇后传》云：“有蜜多道人，能胡语，肃宗置于左右。”蜜多可能为Mithra之对音。按Mithra，古波斯语称为Vouru gaoyaoitim，意义为草原之主。友人柳存仁教授有此说。《乐府诗集》七八杂曲有《摩多楼子》。句云：“借问阴山候，还知塞上人。”亦《塞上曲》之类。又后魏温子升之《敦煌乐》，与《阿那瑰》并列。阿那瑰即蠕蠕主，投降于魏，故当日为制曲以歌颂其事。<sup>②</sup>阿那瑰投魏，在肃宗正光元年九月（《魏书·肃宗纪》）。二年二月，婆罗门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群臣议：“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二处宽平，原野弥沃。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波罗门宜置西海郡。”温子升之撰《敦煌乐》，疑与《阿那瑰》曲同时。其句云：“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或因阿那瑰降魏，其党婆罗门亦来归，因为之赋，当亦在肃宗时。郑樵《通志》以《阿那瑰》列入梵竺四曲。任半塘《唐戏弄》谓：“阿那瑰为匈奴王，时代不同。”均昧于史事。

魏自太安元年（455）波斯遣使朝贡（《高宗纪》五）。肃宗之世，波斯人贡尤为频数。计熙平二年四月、神龟元年七月、正光二年闰四月、三年秋七月（俱见《肃宗纪》）。火教之传入，自属当然之事。（观北齐时，南阳王绰之爱饲波斯狗，见《北齐书》十二，波斯宠物之受人欢迎，可以见之。）西魏时袄教既已入华，乐曲名称之取资异教者，不一而足，亦非偶然者矣。

张邦基云苏阴和尚作《穆护歌》。黄山谷跋称苏侯嘉州人作歌，姚宽作苏

<sup>①</sup> 详《吐鲁番晋康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3）]。参看夏鼐《河北定县塔墓舍利函中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55（5）]。又同氏《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74（1）]。又《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大物》[《考古》1978（2）]，论织锦。

<sup>②</sup> 见《柔然史料辑录》第一部《柔然论》。